



电视话剧撕下小众标签 转身为大众文化

吴学安

□聚焦

电视+话剧中，能否相得益彰

虽说，话剧被舶来已百余年，但“电视话剧”却是新鲜玩意。作为一个偏正词组，“电视话剧”以“话剧”为中心词，说的是观众通过电视来看话剧。但凡既看过现场演出又看过话剧录影的人都会感叹：话剧要看现场。因为看现场演出、进行观演交流、感受剧场效果是话剧的独特魅力。而电视话剧，因影像的可复制性、错时观看的选择性、输出或接受的单向性，无论从视听效果还是心灵感受上，都成为了完全不同于剧场话剧的艺术样式。

“让那些偏远山区以及受经济条件所限还无法走进剧场的人都能够欣赏到话剧这种艺术，这是我的希望。”《星剧社》制作人张丹丹如是说。其实，英国BBC电视台早就有制作戏剧高清大片的先例，但在亚洲范围内，《星剧社》的做法无疑是一次电视和话剧的跨界革新之举。

虽说《星剧社》将话剧搬上电视，堪称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的革新运动，但早在去年七夕节，湖南卫视就将都市爱情话剧作品《撒娇女王》搬上荧幕，获得全程零差评、双网收视第一的好成绩。但是在一片赞声中，也有资深剧场迷表示“电视播出破坏了原本剧场的感觉”。与现场演出不同，电视话剧有规定性的节目时长、播出形式和内容设计。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它就要设计更多看点、使用更多手段。其实，《星剧社》自诩以推广话剧艺术为出发点，但它难脱推广明星话剧之嫌。这个节目预计推出的12部话剧，有50多位明星参与参演。除了明星脸，某些被夸大的剧情细节、幕后花絮，也都成为炒作或留住观众的理由。

为了适应电视的节奏，《星剧社》节目组采用了两种方式：切换特写和全景镜头；加入舞台之外的真人秀内容。张丹丹承认：“这么做确实会让人觉得‘跳戏’，但要是完全按照话剧的步骤来，电视观众只会更难受。”对于这样一种全新的“电视话剧”形式，也有人质疑其“四不像”，张丹丹对此并不介意，她直

言：“你觉得好看吗？好看就行了啊，所有艺术作品给人感动就行了，不必深究它到底是什么。”

第一季《星剧社》的12部话剧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接地气”的写实话剧，没有晦涩难懂之处。“国字号”的田沁鑫团队、央视“开心麻花”团队、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何念团队、香港詹瑞文团队、小柯的“音乐剧场”、台湾的“果陀剧场”……每个团队带来的每部戏风格都不一样。虽然电视话剧在电视观众和话剧迷中仍有很大争议，但《星剧社》在演艺圈内却得到了很多明星和话剧工作室的青睐，大家纷纷看中的正是它独特新颖的创新，是为话剧开启了另一个窗口。

尽管《星剧社》导演组自信满满，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舞台剧的著名演员陈佩斯却对电视话剧并不感冒。但在《星剧社》启动之初，节目组曾向陈佩斯发出过邀请，但却被陈佩斯婉拒了。被拒绝的原因，据说是因为陈佩斯觉得话剧和电视两种气质相去甚远的艺术形式嫁接，“会收获1+1>2的效果吗？”陈佩斯还是心存疑虑。

电视话剧，看热闹还是看门道

话剧、电视，两个看似不相搭调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却在湖南卫视新节目《星剧社》里得到结合。对于“坐在家中看话剧”这一新鲜事，不少观众表示“有趣”、“看来能省点到剧院看戏的钱”，但也有资深戏迷表示不能接受话剧被电视语言改编，尤其不喜欢穿插在剧情中的真人秀部分，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虽然观众和业界对电视话剧关注度相当高，但也有不少人质疑，话剧上电视会不会有损剧场魅力？

的确，分属不同艺术门类的话剧与电视，无论制作方式、传播媒介还是受众群体，都存在诸多异质性。这种跨界与混搭的电视话剧，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坐在电视机前看话剧的人，看到的是什么？话剧能否借助电视，在传播中培养新的观众群体？刚刚播出的田沁鑫执导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许能

够回答这个问题。

由田沁鑫导演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日前在湖南卫视新栏目《星剧社》中播出，凭此栏目，向来主打娱乐偶像牌的湖南卫视向文艺青年抛了个媚眼，被认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播出三期以来，“电视话剧”这种崭新形式在观众中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国语导演田沁鑫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李光洁、殷桃主演，这部话剧曾在香港、北京、深圳多次巡演，在话剧圈里也是颇为前卫、充满争议的作品。

作为一档在国内进行首轮巡演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三度创作中，作品的舞台特征被淡化，电视的镜头语言被强化。大量的特写镜头和局部的人物行动成为电视话剧主体。事实上，《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它给观众提供的就是明星脸。众多特写镜头的设计，以“看脸”来达到吸引观众看电视的目的。这个局部呈现的背后，深藏着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电视经营策略。媒体普遍认为，田沁鑫此举有点冒险，对于票房的影响会很大。田沁鑫则表示：“戏剧被电视媒体播出片段，会削弱还是会刺激票房，都有待观察。”田沁鑫坦言，既然做了尝试就不要怀疑，“我没有担心，尝试比担心更有价值。”

以真人、现场、实时、交流、小剧为艺术特质的话剧，真的能通过以影像、复制、错时、单向、大众为要素的电视平台被推广吗？当我们欣赏局部忽视整体、亲近荧屏远离现场、钟情热闹忽略门道时，看到的是电视还是话剧？这无疑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一个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观众有各自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剧场里的话剧和电视话剧受众不同，在中国有太多的人从来没有走进剧场，甚至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话剧是什么。而电视话剧就是做给这类观众看的。就像世界剧转播球赛一样，能够看现场的观众很少，但看电视转播的观众也能够及时了解实况。话剧也一样，通过电视播出，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话剧原来挺有趣的，他们会走进剧场，看他们人生的第一场话剧。

□观影

《盗马记》：盗马须绅士 釉色要热烈

刘英杰



从影片的名称可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盗宝游戏。这种类型题材的影片在港片全盛时期并不少，但是后来随着港产电影数量和质量的锐减，变得风毛麟角。然而最近却又兴起了一股“盗宝风”，无论是成龙的《十二生肖》还是刘德华的《富春山居图》，都少不了一件登峰造极的人间至宝。而且，最好还能跟得上时代热点，有所依据，在中国文化史上找得到其真身本尊。于是，唐代三彩陶马应运而生，如果说《十二生肖》里的“龙首”无非一个末世王朝最后的绝世容光的话，那么唐三彩绝对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盛世旋风，何况还是一套，何况还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附会在了一起。如此这般的背景，汪洋恣肆的异域美景，盗宝夺宝的元素，二男一女三人行，浪漫喜剧，可谓具有先天的优良基因。

但色彩缤纷、令人拍案叫绝的“舞台”和“人物”有了，其中的辗转腾挪、起承转合又如何铺展？夺宝有戏最大的看点便是智斗与武斗，智斗显然不是本片的范儿，武斗又如何呢？梁家辉虽是千面影帝，但也垂垂老

矣，《北京爱情故事》里那段“激情戏”不光暴露了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而且似乎总免不了最后“脚抽筋”的结局。郑伊健该挑起武斗的大梁吗？这位早年叱咤江湖的“浩南哥”从来不是功夫明星，即使要大，也需要有个强大的对手吧。所以，在这样的演员组合中，如果要在盗宝故事中有创新，必定得有非同寻常又“不失身份”的套路，而且一定要画面热烈，釉色绝美。

总体来看，《盗马记》别出心裁，自成一格，相当成功。

导演李志毅的电影剧情都不是很复杂，甚至说简单，讲故事的方式如温吞水，剧情冲突不多，但最大的亮点在于两处，其一是人物刻画，相当丰富，其二是那种温柔的风格，包括美术与摄影。美术指导出身的李志毅很容易利用这两点技术给电影加分，就像《不夜城》，这个故事如果换个导演拍绝对是烂片，但李志毅对人物把握相当纯熟，摄影美术一流，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盗马记》的故事也很简单，几处来路不同的人马汇聚欧洲，为了“唐三彩陶马”展开猫鼠游戏，这个题材如果换做旁人来拍，肯定是一部《十一罗汉》，在盗宝连环计与斗智斗勇方面大做文章，但李志毅偏偏不按常理出牌，电影的故事重心没在这方面，情节翻转感也不强，盗宝段落也未见曲折，反而在人物与格调方面大做文章。

电影整体的节奏很慢，但内容丰富，从飞机上的搞笑的偷窃，到迷官中阴差阳错的大乱斗，再到博物馆楼顶休闲的抓捕，整部电影似乎都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悠闲与品质，雅痞与随心。影片画面的质感非常不错，布拉格以及伦敦等旅人必经的风光点都被影片毫不吝啬地表现出来，帅哥美女加上喜剧实力演技派，共同缔造出不一样的多味喜剧片的崭新模式。

“你造（知道）学校校徽嘛故事？戳进来看看。”近日，重庆一则关于大学校徽的个性解读在社交网络流行开来引来各种吐槽：“神兽的脸”、“蛇与权杖的召唤”、“你想到邮局了吗”……

校徽作为校园的精神象征，不仅反映了一所学校的文化内核，也体现了我国时代发展中的理想与价值。

特色分明 显职业追求

专业类院校的校徽设计学科特色鲜明，且同类院校校徽物象意旨相似。

交通大学多用交通用具与中西书籍相呼应，强调工读并重、知行统一。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学这五所交通大学同根而生，校徽沿用至今，虽经几次微调，齿轮、铁砧、锤头、铁锤这四个物象却鲜有变化，寓意工程与交通之重。

政法类院校则在校徽中彰显法治昌明与正义。中国政法大学校徽选用橄榄枝、正义剑和天平三元素；西南政法大学校徽图案形似独角兽的阴图，又似包公的脸谱，寓意着法律的公正与威严；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也同时选用天平，展现法律人的职业特点。

除此之外，铁犁、铁锹、麦穗等物象是农业院校校徽的首选标志，以体现专业特色和办学宗旨；师范类院校校徽造型元素与师者紧密相连，北京师范大学的“木铎”、东北师范大学的“笔尖”、华东师范大学的“水杉”等牢牢把握育人目标；医学类院校多用蛇和权杖象征高明的医术和中立的医德……

意象多元 蕴深刻哲理

与专业类院校不同的是，综合性院校的校徽则更多元化。

“人”是校徽设计的核心内容。北京大学校徽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人像，而“大”字则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艺术化的篆字象征“以人为本”的理念，传达独立自由、兼容并蓄的北大精神；3个并列的篆字“人”字图形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徽的基础图案，寓意其“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理念，亦能解读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含义；同济大学以3人划舟作为校徽的主体图案，“三人成

校徽镌刻时代寓意

刘家琛 林济源 尹晓宇



众”、“同舟共济”等寓意一目了然。

“物”是校园精神的抽象化表达。浙江大学校徽以展翅的雄鹰为主，寓意浙江大学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图强的精神；厦门大学校徽盾形上的3颗五角星图案代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三才”，即所谓天然中精神的、宇宙的、人类的三大元素；南开大学校徽中八角星形方圆互动，体现了南开大学“智圆行方”的入世哲学、“追求卓越”的立世哲学和“允公允能”的济世哲学。

变与不变 注时代精神

中国许多著名高校历史悠久，校徽图标也在变与不变中与时俱进。

北京大学于2007年修改了校徽标志，以“北大红”为标准色，与燕园主校区的园林特色吻合，象征爱国传统和振兴中华、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北大标识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本报：“北大校标沿用鲁迅先生设计图案的主体形态，仅对VI系统进行设计上的规范，并不是更替传统。”

据调查，大部分高校校徽在新世纪增加了学校的创办年份和中英文名称，更加符合国际规范。上海交通大学于2007年11月启动校徽图案修订工作，从校名和尺寸入手，提高单独使用的辨识度。中山大学最终在2007年统一标识，结束多年的校标争论。

不仅如此，人们对校徽的情感也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追求。

1926年，交通大学校长凌鸿勋曾指出：“校徽所以表扬学校性质，与精神关系至重。”

上世纪80年代，校徽一度作为学生在学校的通行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佩戴校徽荣誉感非常，与母校荣辱与共，甚至有“公共汽车上见着戴校徽的，小偷都不偷”的说法。

而如今，校徽在彰显个性的同时，更加承载了人们对母校的多元表达。网友Tingchuchuchu说：“告别时学会打红色领带，未曾别上的校徽已泛黄。愿这天没有错过滂沱大雨的我们，未来同样也不错过爱。”网友“风吹草低线姑娘”在毕业季如是表达对母校的情感：“戴上那个丢失了不知多少回的校徽，徜徉共同喜怒哀乐校园，在我心里，我一直喜欢着你，深深地爱着你，我的母校。”

神州

中国当代艺术使者赴法办展

郑寒月

东方文明一度令世界为之痴迷，陶瓷和水墨等东方艺术中最传统的载体，也是东方哲学最迷人的审美所在。为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应法国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邀请，中国艺术家、清华美院陶瓷艺术系主任白明，将携水墨绘画和陶瓷作品在巴黎展出，此次展览也是该博物馆首次接受当代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的个人展览。

白明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并获得国际艺术界高度赞誉，此次，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对其作品的评价是：艺术创作与教学为中国当代陶艺注入深度的新意与活力，把传统技艺和器形与最当代的艺术表现手法相融合，见证生生不息的活力。如同白明自己所言：“我的作品是在受尽了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后，生出的属于今天的果；我们不是要向世人展现中国过去的历史长河，我们正是这江河流到今天的一部分。”

此次展览共展出白明陶瓷和水墨画两部分，展出的作品均经过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召开多次会议最终敲定。“他们通过多次挑选和重置，选出了18组陶瓷作品和8幅水墨画作品。”白明笑称，自己认为最能被选上的作品，反而没有被博物馆选择。“西方博物馆的策展人希望看到最具中国特色，但又能体现世界艺术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仅代表中国艺术特征，而是更具有传播世界艺术的作用。”白明道出了展出作品被选中的由来。

在展出的作品中，白明充满现代感的艺术表现与鲜明东方特征的艺术风格得以体现。“虽然没有叛逆的艺术语言，我们却能完全感受到白明绘画作品中，如同青春春期一般的强大生命气息。”瑞士日内瓦艺术之门基金会主席表示：“白明所携带的绘画和陶瓷，亮相于当代艺术的聚光灯下，所有材质的作品摆脱了符号体系，向观众传递艺术家的优秀，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代艺术，更是未来的艺术。”

□资讯